



桂冠系列

白玉老虎

翁若

第二部

古龍小說專輯 ②



白玉老虎

翁署

古龍小說專輯

作者：古龍

封面題字：王壯為

封面設計：龍思良

出版：華新圖書出版社

地址：飛良紹街十號六樓

印刷：海玉印刷廠

PRINTED IN MACAU

第五章 辣椒巷

鳳娘的自由

一

酒也有很多種。

有一種顏色紅得像血一樣的，是波斯進貢的葡萄酒。

盛在水晶夜光杯裏更美。一種神秘而淒艷的美。

白衣人淺淺啜了一口，慘白的臉上彷彿也有了種神秘而淒艷的紅暈。

他慢慢的接着道：「我的行踪雖然很秘密，可是近年來好像也漸漸洩露了出去，我昔年仇家的門人子弟，已有人到九華來尋找我的下落。」

他故意不看鳳娘：「那天被雷仔除去的那一個人，就是我一一個極厲害的仇家門下。」

鳳娘垂下頭，盡量不去想那個奇怪的孩子，不去想那天晚上的事。

她已看出了他和這白衣人間的關係。

白衣人道：「我雖不怕他們，可是我的毒隨時都可能發作，那時我就難免要死在他們的手裏。」

他臉上的紅暈漸漸消褪，終於又轉臉凝視鳳娘，道：「只要我一旦死了，跟隨我的人，也必死無疑，而且可能死得很慘。」

鳳娘沒有開口。她實在不知道應該說什麼，他本不該把這些事告訴她的。

白衣人道：「我告訴你這些事，只因為我……我想要你在這裏陪着我。」

他忽然說出這句話來，鳳娘也吃了一驚。

白衣人道：「這些年來，我一直很寂寞，從來沒有找到過一個合適的人能够陪我說說話的。」

像鳳娘這樣的女人世上的確已不多。

白衣人道：「可是我對你並沒有別的意思，你應該看得出我已是個廢人。」

他雖然也在盡量控制着自己，可是一種誰也無法控制的痛苦和悲傷，已經從他那雙冷酷無情的眼睛

裏露了出來。

鳳娘沒有讓他再說下去，忽然道：「我答應你。」

白衣人彷彿也吃了一驚，道：「你……你答應我？」

鳳娘道：「我可以留在這裏陪你。」

□

□

現在她還不能見到無忌，不管爲了什麼原因，這都是無法改變的事實。

她相信千千和曲平都一定能照顧自己，絕不會爲她傷心的。

她覺得自己現在唯一能做的事，就是讓這個又驕傲，又痛苦，又可怕，又可憐的人，過幾天比較快

樂的日子。

白衣人臉上又泛起了那種紅暈，道：「我並不勉強你。」

鳳娘道：「這是我自己願意的，我不願做的事，誰也不能勉強我。」

白衣人道：「可是你……」

鳳娘道：「我只希望你也能答應我一件事。」

白衣人道：「你說。」

鳳娘道：「只要一有了無忌的消息，你就要讓我走。」

白衣人道：「你沒有別的條件？」

鳳娘道：「如果你還要答應我別的條件，你……你就是在侮辱我。」

白衣人看着她，慘白的臉上忽然發出了光，就像是一棵枯萎的樹木忽然又有了生機。

對某種人來說，「賜予」遠比「奪取」更幸福快樂。

鳳娘無疑就是這種人。

瞎子遠遠的站在一旁，那雙看不見的眼睛裏，却又彷彿看到某種悲哀和不幸。

二

到了這裏之後，鳳娘也沒有中斷她每天寫日記的習慣。

她是根據一個精確的『滴漏』來計算日期的，每個月相差不會在半個時辰以上。那時的曆法，每年只有三百六十天。

地底的生活，單純而平淡，只要選出其中三天的記載，就可以明白她在那幾個月之間的遭遇和經歷了。

這三天，當然是特別重要的三天，有很多足以改變一個人一生命運的事，就是在這三天中發生的事。

這些事有的幸運，有的不幸。

第一件不幸事，發生在九月二十三。

□

□

九月二十三，晴。

在這裏雖然看不到天氣的陰晴，我却知道今天一定是晴天。

因為那位瞎先生出去的時候，衣服穿得很單薄，回來時身上和腳底都是乾的。他出去，是爲了去找小雷。

小雷出走了。

我在這裏一直都沒有看見過他，「地藏」好像在故意避免讓我們相會。

「地藏」實在是個怪人，小雷也實在是個奇怪的孩子。

其實他們的心地都很善良。

尤其是小雷，我從來沒有恨過他，他那樣對我，也許只因爲他從來都沒有得到過母親的愛——也許我長得像他母親。

在孩子們心目中，母親永遠都是天下最溫柔美麗的女人。

可是他爲什麼要出走呢？

我想問「地藏」，他的脾氣却忽然變得很暴躁，對我也比平常兇惡。

我也不怪他，我知道他是在爲小雷的出走而生氣、傷心。

他對小雷的期望很高。

他們在找小雷的時候，我又發現了一件怪事。

這地方一共間隔成了十六間房，後面還有個石門，平時總是關着的，我猜那一定是「地藏」一個秘密的寶庫。

今天他們什麼地方都去找過，卻沒有到那裏去，難道他們認爲小雷絕不會躲在那裏，只是因爲那地方任何人都去不得？

我忍不住偷偷的去問那位瞎先生，他聽了我的話，竟像是忽然被毒蛇咬了一口，話也不說就走了。我從未見他這麼害怕，他怕的是什麼？

十一月十五日。

算來今天又應該是月圓的時候了，不知道今天外面是否有月亮？月亮是否還像以前那麼圓？我已經在這裏渡過四個月圓之夜了。

我常常想到無忌，天天都在想，時時刻刻都在想，可是我從來沒有說起過他。

因爲我知道說也沒有用。

無忌好像在一種很特別的情況下，我一定要等到某一個時候，才能見得到他。

我有這種感覺，所以我定要有耐心。

而且我相信「地藏」，他絕不是個不守信用的人，他對我也很好，從來沒有對我「有別的意思」，這一點他就很守信。

可是自從小雷出走了以後，他的脾氣越來越奇怪，常常一個人躺在棺材裏，整天整晚的不說話，我也只有一個人坐在那裏發呆。

這種日子自然並不太好過，可是我總算已渡過來了。

有人說我很軟弱，也有人說我像瓷器一樣，一碰就會碎。

我從來沒有反駁過。

人身上最軟的是頭髮，最硬的是牙齒，可是一個人身上最容易壞，最容易脫落的亦是牙齒，等到人死了之後，全身上下都腐爛了，頭髮却還是好好的。

人身上最脆弱的就是眼睛，可是每人每天從早到晚都在用眼睛，不停的在用，眼睛卻不會累，如果你用嘴不停的說話，用手不停的動，用腳不停的走路，你早就累得要命。

所以我想，「脆弱」和「堅硬」之間，也不是絕對可以分別得出的。

直到今天我才知道，小雷出走，是爲了我。

原來他走的時候，還留了封信，信上只有幾句話。

「我喜歡鳳娘，你搶走了鳳娘，我走，總有一天我會搶回來的。」小雷真是個奇怪的孩子，我一直不懂他爲什麼會這樣對我。

每個月圓的時候，「地藏」就會變得特別暴躁不安。

今天他脾氣更壞，而且還喝了一點酒，所以才會把小雷這封信拿給我看。

現在我才明白，那位瞎先生爲什麼會有那種眼色。

他一定認爲我來了之後，就會帶來災難和不幸，小雷的出走，只不過是個例子而已。

我並沒有爲小雷擔心，像他那樣的孩子，無論走到那裏，都不會吃虧的。

我只希望他不會走入歧途，因爲他太聰明，劍法又那麼高，如果他走入歧途就要天下大亂了。

我是在八月十五那一天開始學劍的，到今天也有三個月了。

我連一點劍術的根基都沒有，除了小時候我從三叔那裏學了一點內功吐納的方法之外，我根本連一

點武功都不懂。

可是「地藏」偏偏說我可以學劍。

他說我也很古怪，說不定可以練成一種江湖中絕傳了很久的「玉女劍法」，因爲我的脾氣性格很適

於練這種劍法。

我從來不知道練劍也要看一個人的性格和脾氣，我練了三個月，也不知道究竟練到怎麼樣了。

只不過「地藏」實在是個了不起的人，他說他以前「一劍縱橫，天下無敵」，好像並不是在吹噓。

他的劍法實在很驚人。

有一次他說；他可以從我的頭上削斷一根頭髮，只削斷一根，然後再把這一根頭髮削斷，隨便我要他削成幾段都行。

他真的做到了。

我故意把頭髮梳得很緊，只看見他手裏的劍光一閃，我的頭髮就被他削掉了一根，等到這根頭髮落在地上時，已變成了十三段。

他的劍光只一閃，我的頭髮就不多不少恰好被他削掉了一根，而且不多不少恰好斷成了十三段。

我雖然不懂劍法，可是我也看得出他的劍法一定很少有人能比得上。

因為他出手實在太快，快得讓人沒法子相信。

他說我已經把「玉女劍法」中的訣竅全都學會了，只要以後能常常練，別人就算練過十年劍，也未必能比得上我。

我相信他絕對是位明師，却不能相信我會是個這麼好的徒弟。

不管怎麼樣，只要他一躺進棺材，我就會去找把劍來練。

我當然不敢去碰他放在神龕裏的那把劍，就連他自己都沒有碰過。

他常說，現在就連他自己都不配去用那把劍，因為那把劍從未敗過，現在他已經不是以前那個天下無敵的劍客了。

三月二十八日。

不知不覺的，在這裏已經過了快八個月了，今天已經到了無忌父親的忌辰。

去年的今天，也正是我要跟無忌成親的日子，每個人都說那是個大吉大利的黃道吉日。

唉！那是個什麼樣的黃道吉日？那一天發生的慘案，不但害了老爺子的命，毀了無忌一家人，也毀了我的一生。

如果老爺子沒有死，今天我是個多麼幸福，多麼快樂的人，說不定我已有了無忌的孩子。

可是今天……

□

□

在「今天」這兩個字下面，有很多潮濕的痕跡，彷彿是淚痕。

難道今天發生的事，比去年的今天還要悲慘可怕？

如果你能夠看到她這些秘密的記載，看到這裏，你當然一定會看下去。

下面她的字蹟，遠比平常潦草得多。

□

□

今天早上，「地藏」居然起來得比我還早，我起床時他已經在等着我，神情也好像跟平時不一樣。

他說在他這個洞府裏，我只有一個地方還沒有去過，他要帶我去看看。

我當然很興奮，因為我已猜到他要帶我去的地方，就是那秘密的寶庫。

我猜得果然不錯。

他果然叫人打開了後面那個石門，我跟着他走進去後，才知道我還是一點猜錯了。

那地方非但不是個寶庫，而且臭得要命，我一走進去，就覺得有股惡臭撲鼻而來，就好像是豬窩裏那種臭氣。

我雖然被臭得發暈，想吐，可是心裏却更好奇，還是硬着頭皮跟他走進去。

裏面也是間大理石砌成的屋子，本來佈置得好像也不錯，現在却已經完全變了樣子，那些繡着金花的紅幔，幾乎已變成了烏黑的，痰盂，便桶，裝着剩菜膿飯的鍋碗，堆得到處都是。

牆壁上，地上，到處都鋪滿了上面畫着人形的劍譜，每張劍譜都很破舊。

一個披頭散髮，又髒又臭的人，就坐在裏面，看着這些劍譜，有時彷彿已看得出神，有時忽然跳起來，比劃幾下，誰也猜不出他比的是什麼招式。

他的人已經瘦得不成人形，而且至少已有成個月沒洗過澡，一張又髒又瘦的臉上長滿了鬍子，我簡直連看都不敢看。

他也好像完全不知道有人走了進去，也連看都沒有看我們一眼，忽然抓起一張劍譜抱在懷裏放聲大笑，忽然又痛哭了起來。

我看這個人一定是個瘋子。

「地藏」却說他並沒有瘋，只不過痴了，因為他已經被這些劍譜迷住，迷得飯也不吃，覺也不睡，澡也不洗，迷得什麼都忘了。

我也分不出「瘋」和「痴」有什麼分別。

不管他是瘋也好，是痴也好，我都不想再留在那種地方。

「地藏」還在盯着他看，居然好像對這個人很感興趣。

我就悄悄的溜了出去，因為我實在忍不住想吐，却又不願在他面前吐。

不管怎麼樣，他到底總是個人。

我躲在屋裏好好的吐了一場，喝了杯熱茶，「地藏」就來了。

他又盯着我看了半天才告訴我，現在又到了他每年一度要去求解藥的時候，這一次路程不近，要一
月左右才能回來。

他問我，是願意跟他一起去？還是願意留在這裏？

我當然願意跟他一起去，我已經在這裏覽得太久了，當然想到外面去看看。

到了外面，說不定就有了無忌的消息，何況我也很想知道千千和曲平的情形。

我總覺得他們兩個人倒是很相配的一對，千千的脾氣不好，曲平一定會讓着她，千千到處惹麻煩，
曲平一定會替她解決。

只可惜千千對曲平總是冷冰冰的，從來也沒有給過他好的臉色看。

「地藏」聽到我願意跟他一起走，也很高興，就倒了杯葡萄酒給我喝。

我喝了那半杯酒，就睡着了。

等到我醒來的時候，才知道我們已經離開了他地底的洞府。

我坐在一輛馬車上，全身披麻戴孝，幾個穿黑衣服的人，抬着「地藏」那口古銅棺材，跟在馬車
後。

我知道他一定在那口棺材裏，我這麼樣打扮，也是種掩護。

晚上我們找到了家很偏僻的客棧落腳，而且包下了一整個跨院。

客棧裏的伙計，都以爲我是個剛死了丈夫的寡婦，對我都照顧得特別周到。

我一個人住一大間房，一直都沒有睡，因爲我知道「地藏」一定會來的。

深夜時他果然來了，我陪他吃了一點清粥，他又在盯着我看，忽然問了我一句很奇怪的話：

「你真的不認得他了？」

開始的時候我還不懂，後來我看到他那種奇怪的表情，心裏忽然有了種又瘋狂，又可怕的想法——那個又髒又臭，我連看都不敢看他一眼的人，難道就是我不惜犧牲，只想去看一眼的無忌？

「地藏」已看出了我在想什麼，就跟我說：「你沒有想錯，他就是無忌。」

我簡直快瘋了。

我想大哭，大叫，想把他活活扼死，可是我什麼都沒有做。

「地藏」並沒有失信，他遵守諾言，讓我看到了無忌。

他並沒有錯，錯的是我，他並不該死，該死的是我。

我竟不認得無忌了。

我日日夜夜的想見他，等我真的見到他時，竟不認得他了。

我還有什麼話可說？

等我情緒稍微平定了一點之後，「地藏」才告訴我，無忌是找他學劍的，他也認爲無忌是可

但是，在他們之間，有一項約定，在無忌劍術還沒有學成之前，絕不能會見任何人。

無忌也答應遵守這約定，所以我要見無忌的時候，他總說還沒有到時候。

「地藏」又說：「我們以一年爲期，約定了今天我去試他的劍，只要他能够擊敗我，我就讓他走。」他說出了這句話之後，我才知道他們之間的條約並不簡單。

我很瞭解無忌。

他知道「地藏」一定不會傳他劍術的，一定用了種很特別的法子，逼着「地藏」不能不答應把劍術傳給他。

所以「地藏」要他答應這條件的時候，他也不能不接受。

可是他又怎麼能擊敗「地藏」呢？他簡直連一點機會都沒有。

「地藏」顯然又看出了我心裏在想什麼，冷冷的對我說：「他並不是沒有機會，因爲我的劍術也是從那些劍譜上學成的，我做事一向公平。」

他又說：「可是我見到你之後，我的想法就變了，我生怕他劍術真的練成把你從我身旁奪走，我想殺了他，讓你永遠也見不到他。」

可是他並沒有這麼做，因爲他絕不是這種卑鄙無恥的小人。

所以他心裏也充滿了矛盾和痛苦，所以他的脾氣才會變得那麼暴躁古怪。

這一切都是因爲我。

現在我才明白，爲什麼那個瞎子總認爲我會爲他們帶來不幸。

「地藏」又說：「但是，我也想不到他練劍會練得那麼『痴』，竟好像完全變了個人！」也許就因爲他知道無忌已變了個人，所以才讓我去見無忌。

「地藏」盯着我，又說：「我知道你心裏在想什麼，可是你想錯了，我本來已下了決心，要讓你回到無忌身邊去，因爲我已看出了你對他的真情，你發覺我不讓你們相見，一定會恨我一輩子，我不想你恨我一輩子！」

他又說：「可是，現在他既然已變成了那樣子，你去見他，反而害了他，如果他劍術能够練成，等到那一天，你們再相見也不遲。」

我沒有開口，因爲我已發覺他說的並不完全是真心話。

我不怪他，每個人都難免有私心的，他畢竟也是個人。

要等到那一天無忌的劍術才能練成？才能擊敗他？

那一天可能永遠也等不到的。

但是我可以等到他回去的時候，那時候我就可以見到無忌了。

不管無忌是瘋了也好，是痴了也好，這一次，我再見到他，却不會再離開他的了。

□

□

鳳娘是三月二十八離開九華山的。

四月初一的晚上，梅檀僧院的和尚們晚課後，忽然發現有個又髒又臭，疲得已不成人形的怪人躺在